

「昌平，作为神父是一件美丽又伟大的事。」

木村昌平神父於2003年5月31日由蔡浩伟主教按立为主业会司铎。他谈及自己皈依的故事。

2009年12月22日

昌平是木村家的长子。他名字的意思是「山林村莊来的详和之人」。他母亲在他八岁时信奉天主教。四年後，

昌平也领受了洗礼。2003年5月，他的父亲及亲友从日本前赴罗马出席他的援予圣秩礼，同行还有堂区司铎井上神父 (Fr. Inoue) 和茨木堂区 (Ibaragi Parish) 的信友。

以下我们引述他於2003年接受圣职授予後访谈时的节录。

* * * * *

「当我得知茨木堂区的信友出席了我的援予圣秩礼时，我非常感动。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时，茨木区有很多地下天主教徒被迫害。我想如果说我的基督徒圣召有部份应该归功於他们时，这并非誇大其词。」**你能否告诉我们，甚麽事情曾影响你走圣召的道路？**

我十二岁时受洗，这该归功於很多人，首先是我的父母。我的母亲比我早四年皈依天主教，她勤唸玫瑰经，我记得她对Guadalupe圣母有很多虔

诚敬礼。她也请来一位神父来给我上教理课。

我父亲是一个热爱自由的非凡人物。他虽然没有宗教信仰，并且对我的皈依也不甚高兴，但他却时常在一些亲友面前为我的自由辩护，因为他们视我的皈依为一种背叛。我的皈依是一件严重的事，尤其甚者我是家中的长子。然而，父亲始终支持我：「由他去吧，如果他想受洗，他必会接受洗礼。」他这份对自由的钦敬是重要的因素。**对你学习教理的岁月，你记得些什麽吗？**

堂区司铎，圣母圣心会 (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) 的 Gustaf Banbael deScheut 神父，每星期六都会来我家给我讲授教理。要是他不能来，一些我在堂区见过的修女们便会过来。以日本这国家的距离而言，堂区离我家算是很远，他们在那三年间的不断的

坚持就更毫不简单。我将永远都感激他们。

十三岁时，我家迁到大阪的另一处。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位慈幼会司铎，JosefHeriban 神父。他是一个安详又慈爱的人，整个人都散发着平和之气。我清楚地记得这位比利时籍神父，因为他曾帮助我很多并给我宝贵的意见。有一次，他送我一本书，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我藉它发现了我的专业使命—成为教师。

此书是圣人JohnBosco (鲍思高) 的传记。它激发我要虔诚，更重要的是它鼓励我献身教育事业，这也是我在往後的日子於大学裏选修西洋哲学的原因。我就在大学裏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主业会，并看到天主在召叫我加入主业会。**在那些年头，有甚麽事情给你最深刻的印象？**

日本有许多称得上是圣德典範的司铎，他们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，因为他们在艰苦的情况下工作。

Banbael神父也不例外。我也见过其他像他一样的神父。他们不催迫我，也不执意要我往甚麽方向前进；相反的，我自觉是被吸引着。这就是我说他们是圣人的原因：他们是爱与牺牲的芳表；这芳表深深地吸引着我。**你的亲朋戚友如何接受你要接受圣秩职务的消息？**

大体上还好，因为在日本，投身服务他人的职业是很受人尊敬的；例如教师。我收到三位朋友的祝贺信，一位是天主教徒，其他两位是自由思想者。他们明白我所做的是为服务他人，因为一位好的司铎不为自己保留甚麽。基督就是我们的模範。

除此之外，我真高兴我的父亲出席了我圣秩授予礼；我没想到他会出席。我也感激我的弟妹排除万难地成行。在日本，要休假是很艰难的，你必须补偿所丢失的每一分钟。

你也可以想像，我们都惦念着母亲的临在。她於十年前逝世。她渴望我成

为司铎，也为此祈祷。她让我完全自由地决定我想做的是什麼，但是我记得她很多时会对我说：「昌平，作为一个神父是件美丽又伟大的事。」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
automatically from [https://opusdei.org/
zhs/article/article-189/](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article-189/) (2026年1月12日)